



糸贺一雄最后的演讲—爱与共感的教育—

糸贺, 一雄
王, 明洁
金, 栩
雨, 时

(Citation)

教育科学論集, 18:44-56

(Issue Date)

2015-03

(Resource Type)

departmental bulletin paper

(Version)

Version of Record

(JaLCD0I)

<https://doi.org/10.24546/81009516>

(URL)

<https://hdl.handle.net/20.500.14094/81009516>



系贺一雄最后的演讲

—— 爱与共感的教育 ——

作者：系贺一雄 翻译：王明洁 金栩 雨时¹

为了日本真正走向光明未来，
为了世界真正充满和平幸福，
觉醒的人们担负起责任来！

前言

1968年（昭和四十三年）9月17日于天津市，举行了滋贺县儿童福利机构等单位的新职员培训班。滋贺县立近江学园²首任园长、已故的系贺一雄先生作了题为《儿童福利机构中的人际关系》的演讲。本书即为该演讲的录音整理稿。

演讲比预定时间略微延长了一些。就在约两小时的演讲快结束的时候，先生突然体力不支倒在了讲台上。虽然之后有片刻恢复了意识，但仅留下了“让每个这样的孩子都成为世界的亮点”这句遗言，于翌日（18日）下午2时15分，结束了短暂的生命历程，享年54岁。

当时的演讲录，于翌年（1969年），以《爱与共感的教育——最后的演讲》为题，由柏树社出版发行。之后，该书曾一度成为绝版。很多人期待着它的再版。

先生一生留下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特别是晚年时期出版的《让每个这样的孩子都成为世界的亮点——近江学园二十年的愿望》（1965年柏树社出版，绝版后由日本放送出版协会于2003年再版），以及《福祉的思想》（1968年日本放送出版社出版）。此演讲录和前述的著作一样，叙述了对障碍儿童、障碍患者教育和福祉的深邃思考，是先生毕生心血和实践的结晶。其根源是爱心的培养，尤其教育之爱是全书的中心，也是先生福祉思想的最佳诠释。

那次演讲，先生亲自带了录音机，当时录下的磁带保留了下来。先生的声音饱满通透，完全感觉不到身体的逐渐虚弱。演讲内容深入浅出，热情洋溢，现在听来仍然让人无限怀念。

此次复刊，正值先生逝世四十周年之际。直接聆听过先生教诲的人已经很少了。演讲中先生对一些内容反复着力强调，语气亲切柔和，最后的部分饱含热情而富有气魄。在起笔前，重新聆听了录音，以期本稿能给读者带来临场感，哪怕只是些许。同时，书名也改为了《系贺一雄最后的演讲——爱与共感的教育》（修订版）。遗憾的是，演讲的最初部分和先生倒下前最后几分钟的内容由于机器故障，未能被记录下来（换磁带也造成中间有部分空缺）。这部分内容援引自柏树社出版发行的第一版演讲录，根据当日听讲座的近江学园的教员宇野朝子和保

育员久濑美智子的笔记补充完整。此外，先生演讲用的手稿资料也保留了下来，收录在文末，供理解演讲最后部分作参考。

另外，为了尊重历史事实，文中的称呼和用语均依据原词记录。

最后，衷心感谢理解并支持本次复刊的系贺房³女士，以及热心支持和帮助复刊的中川书店的中川信介先生。

2009年7月

社会福祉法人大木会理事长 齋藤昭

“学校也好，儿童福利机构也罢，但凡教育，必然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因此保育员及教师与孩子之间能否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决定了孩子们能否朝着良好的方向长大成人。那么，怎样才能形成这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呢？这就是今天的主题。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粗浅的经验。如果有什么能让诸位借鉴的话，将是我的荣幸。”园长系贺先生阐述了以上的主旨之后，首先以保育园⁴为例，开始了演讲。

孩子是教育的主人公

……，这是因为，上保育园的孩子是走读的。而在儿童福利机构里，孩子们与父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不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处于分开的状态。这样其实把孩子的一切，包括生命安全都托付给了福利机构。就这点而言，每日走读，与全部委托给福利机构，两者在根本上是不一样的。

虽然有着根本的区别，但这不是关键所在。在保育园，由于孩子们走读，每天都有父母的照顾。夜间的看护都由父母来承担。而日间看护（白天的照顾）则由保育园来负责。我认为这样的“照顾”，从内容的角度来看，不仅仅只是单纯的看护，与此同时也应包含教育。

这种“教育”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纵观教育史上的种种现象，教育的内容也在发生着变化吧。以前呢，保育园什么的，其实通常就是农忙时期的托儿所。（对于保育园来说）教育是理所当然的，但在这种情况下，在教育之前，首先要提的是，家里的大人们因农活已经忙得脱不开身，孩子们就显得碍手碍脚了。在这个时候，为了让劳动力得到保障，便将碍手碍脚的孩子们送到托儿所之类的地方。这就是当时保育园存在的目的。

这样的托儿所，有的叫农忙期托儿所，有的叫临时托儿所，名称很多。曾经也是有过这样的时代的。然而，渐渐地时代发展了。于是“代看”所包含的实质成为了焦点问题。因此，家长、社会，以及教育界开始发现，像“幼稚园”那样针对学龄前幼儿进行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不是义务教育，但俗话说“三岁看老”，从三岁到就学前，或者说，出生后立即开始的早期措施、早期教育等其实很重要。大家渐渐开始讨论这样的专业问题。

于是，在这样的思潮中，人们开始意识到，在代看孩子的地方，教育无时无刻不是焦点问题。农忙期托儿所也好，临时托儿所也罢，“代看”的实质中应该包含什么样的教育呢？其实，自保育所这样的形式诞生时起，人们就在其中寻求着和幼稚园一样的教育内容。当然，保育所这样的形式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孩子缺少看护、缺少保育。这样的社会条件是保育所存在的前提。在这一点上，可以认为保育所的存在理由和积极进行教育的幼稚园多少有些不同。保育所的存在前提是缺少保育这一社会条件。

虽然，这一社会条件的内容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其实质是缺少所谓的保育。保育也就是教育。在缺少教育的环境中，不得不想尽办法弥补这个环境造成的缺陷。保育所的存在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换句话说，人们开始意识到将教育作为保育所“代看”的实质，这必须是保育所原本的使命。从这点上来说，幼稚园原本追求的目标和保育所追求的目标，在内容上应当是毫无差别的。

从环境条件来看，一边是积极地从事幼儿教育，有着直接的教育意图；另一边则因不具备保育的条件而交由保育所“代看”。但区别仅限于此，孩子们所受教育的实质是完全一样的。

孩子们实现怎样的发展，是否拥有受教育的权利是我们应该细细思考，时时关注的。不论是保育所还是幼稚园，对孩子本身而言，本质上是一样的地方。这一点极为重要不是吗？这就是我的观点。下面想说说我的具体想法。

这里的“缺少”一词值得探讨，也就是在保育啊养护方面存在不足。“缺少”这个词说的是这样的孩子们。

“缺少”意味着需要补充。于是，既然说到了“缺少”就会说起缺少的实质是什么。归根到底，还是“个人的健全发展”因缺少应有的条件，而受到了阻碍。就是那么回事吧。就是指发展受到了阻碍。

孩子本身理应得到健康发展，必须承认他们是享有该权利的主体。但是他们却生活在该权利不能得到全面保障的环境和境遇中。我们必须思考如何才能保障孩子们的这一权利。

换句话说，在这方面，保育所和儿童福利机构等的情况有

着极大的共通之处。这里写着吧。写着“儿童福利机构的现代性特质”（原书第76页）。把这句话稍稍修改一下，写成“保育所的现代性特质是什么”。再来看一下，又会怎样呢？我稍微读一下开头的部分。

“儿童被送至儿童福利机构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根据原因的不同，设置了不同种类的儿童福利机构。根据儿童福祉法，众所周知，儿童福利机构的种类已有十三种之多。（当时是十三种，今年又出现了重度多重身心障碍儿福利机构。这样一来就有十四种了，是吧。在此我将它订正为十四种。）各个福利机构都有其专项特色。换言之，都是根据分类处遇的原则设立的。”

是的，是在进行着分类处遇。“但是，这项原则由于对象儿童障碍的多样性”，也就是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障碍，复杂错综。障碍啊，不一定只患有一种。有的时候也会有两种、三种的障碍同时存在的情况。于是，“（分类处遇的原则）由于（对象儿童障碍的）多样性，该原则也常常会有所动摇。环境障碍”，这类障碍已经被现在的保育所等列入了环境障碍。接下来是“身体障碍”，将肢体障碍儿童福利机构，以及盲聋儿福利机构列为同一类儿童福利机构，即以身体障碍患儿为对象的福利机构。然后是“精神障碍”。这里所说的精神薄弱儿童，我想是指在精神发展上有障碍的人。

像这样，障碍儿童依据其各自障碍的不同，在相应的福利机构受到分类处遇。但是，还有两种或三种障碍叠加或者复合的情况，患有两种障碍可以称为是双重型障碍，三种及以上则可称之为是多重型障碍。不说双重而称之为多重的是，两种以上的障碍复合在一起的情况。我们称其为多重障碍⁵。

这种多种障碍复合的情况，“根据单一分类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就很难接纳他们了。因此需要依据新的标准，创设具有新功能的儿童福利机构。”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福利机构。在战后二十年出头的现在，我们将这样的福利机构建立了起来。在为精神障碍儿童和肢体障碍儿童建立的福利机构中，已经有了单纯的多重障碍儿福利机构。但这次要建立的不只是单纯的多重障碍儿福利机构，还要在其中增设重度障碍栋。这些都是最近发生的事情。那是指为患有重度障碍的儿童，即重度精神薄弱，或者重度肢体障碍的儿童，所专门建立的大楼。

标签主义与隔离主义

除此之外，还有教养院⁶。淡海学园⁷就是所谓的教养院。即便如此，淡海学园的孩子们，在接受相谈所⁸判定，被安排来淡海学园之前，在这之前，在去淡海学园之前，决不是单单为了接受惩罚而去那里的。这样的想法现在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大家一定已经把它看作是常识了。是这样吧？去淡海学园算是刑罚吗？就算是监狱，单纯因为做了坏事要接受惩罚而建立的监

狱，现在也已经没有了。监狱有惩罚这一方面的作用，但同时监狱又是深刻反省，改邪归正的地方。所谓“改邪归正”就是指纠正错误。也就是说，监狱也有着作为教育机构的作用。这也是监狱的职责。监狱不仅仅具有单纯的量刑定罪的功能，同时也肩负着帮助改邪归正的使命。

监狱具有这样的作用，特别是以儿童为对象的情况，就更是如此了。因为所谓“儿童”，是处于成长、发展过程中的孩子们。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教育的机会。他们既是接受教育的对象，也是教育的主体。这样的观点不难理解。所以说，教护院也是一样，如果认为它是单纯因为做了坏事才进去接受惩罚的地方，那么就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

所以，可以说教护院也是教育机构。如果要问其教育内容中，重点在哪里的话，我想只是教授“读、写、算”并不能称为教育。倒不如说教护院的教育内容是身心的健全发展。使所谓的“个性”真正得到发展，或者换句话说则是得到深化，也即个性的形成，这里是问题的重点。所以，教护院的教育不仅仅包括智育、头脑、智慧、学习等方面。相比而言，更应该说是让成为人格基础的情感变得更为丰富。这才是教护院的教育实质，也应成为该教育的目标。

那么，要实行这样的教育，需要怎么做呢？这必须要成为教护院的指导内容。这确实成为了现实。在教护院，单看一个个的孩子们，会发现他们有着种种不适应社会的情况，于是便被贴上像是失足少年、虞犯少年之类的标签。但事实上，在教护院里，这些孩子们的情绪障碍在一点点地被治疗着。教护院也有着作为治疗机构的特性。是带有治疗性质的教育机构，这样说比较确切吧。

这样说的话，看护机构也是一样了呢。有的孩子无法适应环境，看护的对象是有着这类障碍的孩子们。也就是所谓的看护儿童。这么说来，比如现在的滋贺县，看像是湘南学园⁹、甲贺学园¹⁰或者守山学园¹¹，这样的看护机构中的一个孩子，看他们曾经所在的家庭或是曾经所处的社会地域环境，这其中的种种条件，这些孩子会被认为是拥有着环境上的障碍。而且这些孩子，也有人被诊断为情绪障碍。在滋贺县，还没有情绪障碍的短期治疗机构。就像京都的青叶寮¹²那样，便属于是情绪障碍的短期治疗机构。但是，这样的机构非常少。在全国恐怕也不过只有五、六家。但是，治疗孩子们所患有的情绪障碍，也是这些机构承担的任务。

所谓的情绪障碍，发生在青少年身上时，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其结果很容易导致成为失足少年或虞犯少年。失足少年啊虞犯少年等往往是基于情绪障碍而产生的。现在所说的情绪障碍又是如何产生的呢？这在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具有现代性的

专业研究领域。

决不是因为他们做了坏事，或是有这样做的可能，就将他们从家庭中拽出来，送入这个机构里了事。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所以，在教护院的体系里，要是将该体系作为一种治疗和教育机构的话，在这个体系中，应该包含有情绪障碍治疗的机构。更进一步说，教护院和类似的治疗机构，以及，接收在适应环境上有各种各样问题的孩子们的看护机构之间，应有很深的联系。因为教护院的教育内容，也就是这些。

完全不了解这些内容，仅仅依据结果就将孩子们分类收容，或是分类处遇，然后想当然地给孩子们贴上标签了事。这样的想法非常地不负责任。把千篇一律、形式主义地进行贴标签的机械操作，当作是对孩子的处遇。啪地在额头贴上“这个孩子属于爱心缺乏型”的标签，爱心缺乏型孩子就此产生了。像这样极为简单、完全不去理解实质意义，表面化、形式化，毫无人情味、缺乏感情的想法，简直是大人们产生了情绪障碍。比孩子们的情绪障碍产生得更早。是有这样看法啊想法的大人们产生了情绪障碍。

教师首先应富有爱心

类似这样的情况，也常在官僚主义的做法中看到。今天，这里也有政府来的各位领导，暂时就请各位把耳朵塞起来吧。常常有人问起，官僚主义是什么。它其实就是产生了情绪障碍的状态。变得暴躁易怒，只看到条条框框。只能看到条条框框里的东西。渐渐远离极为灵活、深入，真正深入到本质的思维方式，开阔的思维方式。

学校的教育也是这样。刚才说了官僚主义的做法，现在学校的教育也变得非常地官僚化，戴着有色的眼镜看待学生，认为“教育就是读、写、算”。只有会读、会写、会算的人，才是受过教育的有出息的人。这样一来，精神薄弱儿童，我接下来马上要讲到的，有着精神障碍的孩子们，如果由读、写、算的能力来决定人的价值的话，那么精神薄弱者，作为人的价值就会变成零。

而且事实上，认为精神薄弱患儿的价值为零，只用这种方式去判断的大人，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广泛存在着的。不仅仅只有政府部门是这样，教育界也是，甚至父母和孩子之间也是。就连父母们自身，对于自己的孩子，也无法承认他们的价值，这种悲惨的状态，就是精神薄弱患儿所处的社会现实，日本现在还仍然是这样的状态。

因为现实如此，现在我们认为非常重要，我们必须使人们的看法从这种顽固死板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必须将它们解放出来。

而我们，正是这类儿童福利机构中的教育者。我们当中，

有的是保育园的保母，有的是儿童福利机构里的指导员，有的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工作人员。但是我们看待事物，看待孩子的眼光是缺乏人情味的。我们的看法来自于刻板的条条框框。现在重要的是要将其解放出来。为此我们要和自己作斗争，这可以说是我们这一职业的一大魅力。如果我们这些人不跟自己做斗争的话，做这项工作就毫无意义了。这样，随便雇个人偶就可以了。

我们是人。人的真正形成需要和他人产生关联。同理，我们来看教育的本质构造。在这种构造中，我们将继续深入地和自己进行斗争。这是多么有魅力的事情啊，或者说这就是我们的天职，我们活着的意义。我们必须意识到，真正的生存价值，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

今天我讲的这些，不论是儿童福利机构也好，其他也罢，都是在探讨教育的本质。再加上如何使人际关系在与其本质构造的关联中，进一步得以深化这个问题。今天说的就是这些话题了吧。我再稍微往下读一点。

疗育¹³与情绪的安定

于是，我们会联想到各种各样的儿童福利机构，比如说“我们见证了重度多重身心障碍儿童福利机构这一分类的出现，它是以兼有重度精神薄弱和重度肢体障碍的患儿为对象的”。这里所说的“见证它的出现”不是今年，而是去年的事情。在儿童福祉法所规定的十三种儿童福利机构之上，又增加了重度多重身心障碍儿童福利机构这一种。鄙人呢，得以出席那种对厚生大臣¹⁴所提出的诸多问题进行意见陈述的审议会，感到诚惶诚恐。

最终结果，重度多重身心障碍儿童福利机构，在滋贺县而言，就像是琵琶湖学园¹⁵那样的机构，在政府的观点来看，确实是成了“重度多重身心障碍儿童福利机构”。兼有重度的精神障碍和重度的身体障碍，这被定义为是重度多重身心障碍儿童。但是，重度多重身心障碍儿童，并不是指这样的人。事实上正好相反。被重度多重身心障碍儿童福利机构接收的人们，便被认定为是这些机构所对应的对象，只是这样而已。就这样子被认定了。

所以，如果以这种方式决定的话，就会漏掉很多人。漏掉的是怎样的人呢。虽然没有重度的身体障碍，或只是轻微的身体障碍，但却有着重度的精神薄弱。这样就会和精神疾病被归为一类，暂且从琵琶湖学园的入园对象中被排除。那么他们还能去哪里呢？这样的话，这些人不言也不聋，但是有着轻微的身体障碍，患有精神疾病和精神薄弱。不管算不算重度精神薄弱。这样的人，在政府看来，是没法进入琵琶湖学园的，但是，可以进入近江学园。然而在近江学园，其教育内容比起琵琶湖学园，得要更为与精神医学相联系，更为重视治疗。正因

如此，要是被近江学园作为严重障碍的对象接收的话，便需要比琵琶湖学园更为困难的处遇方式。

但就算像这样设置了“重度多重的对象”的概念，各处也还是有很多被漏掉的人。那时候，像刚才所说的那样，所谓对象的特殊性啊，处遇方式的特殊性等逐渐得到发展。儿童福利机构的历史就是这样，就像在这里说的这样。

“进一步来说，今天，需要儿童精神医学方面关注的自闭症儿童问题，终于在儿童福祉的领域中，被作为福利机构处遇的对象来讨论了。我们在此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种动向的底下涌动着的一种思考方式。那就是，儿童福利机构（这里替换成保育所也可以。儿童福利机构，是从一般的单纯的收容功能、单纯的看护功能开始发展起来的，这样说也没问题）从单纯的收容功能开始一步步蜕变，与“疗育”这一近代化或者说现代化的课题相结合，化作了新的姿态。

请好好理解这一点。不管是保育所还是儿童福利机构，不管是走读还是收容，这都非常重要，需要我们认真去理解。并不只是代看了孩子，过一段时间将他们还回去。这里所谓的代看，就像我最一开始所说的那样，在这段时间里，代看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这在今天看来，决不只是单纯的“看”的状态。

我们慢慢认识到了各种各样复杂的障碍会叠加在一起。社会上患有这些障碍的人很多很多。要是被扣上帽子，贴上标签的话，就有了诸如自闭症啊，躁郁症啊，精神分裂啊，或者癫痫也就是羊癫疯，再或者脑性小儿麻痹症等等各种各样的名称。

还有肢体障碍啊精神薄弱等，被扣上了这样的帽子。根据这些叫法，不管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就会形成相应的个性。所谓个性的形成，各位在保育所里的经历，对后天个性形成可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人天生的个性，至始至终在家庭生活中得到持续发展的情况并不多。更多的是因为有着多种障碍中的一种或一部分，在社会生活中被反映了出来，然后产生了间接作用，再次对自己个性的形成造成了影响。比如说，仅仅是智力水平低下并不是什么大问题，问题是智力它……（录音带在此稍有中断）

“……以及，保育所是否是单纯的托儿所？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们不可以忘记，要将儿童福利机构里的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作为儿童疗育场所中的人为环境来考虑，不能忘记这种目的性明确的态度。”

我们向着这个目标努力着。也就是说，这一点要紧抓不放。就是这样。决不能忘了要沿着这个方向去思考问题。

“这一点必须深入探讨”，在这之后我所写的是，所谓儿童福利机构，虽说它的特质是疗育，但既然孩子们因此离开父母，儿童福利机构就必须承担起代理父母的职责。这一点也是福利

机构的特质。也就是必须要能“代替家庭”的意思。虽然它并不是家庭本身，但必须要代替家庭，承担起应有功能的一部分。

这部分功能是指什么呢？根源上就是指情绪的安定。家庭的功能之一，是让心情平静下来。所谓家庭的功能，对于孩子们来说就是安定的环境。这才是家庭该有的状态。环境不安定，就会导致情绪不安定。心情经常被搅乱，环境中危机四伏，一直处于不安的状态，则被称为缺少看护。那是家庭的一部分功能被破坏了，也就是缺少看护。因为这样，不得已地，所谓看护机构就这样诞生了，它的功能中无论如何也不能被替代的，便是看护这一项了。

因此，如果有这样的儿童福利机构，孩子送进去后，反而危机感和不安感越来越强的话，那么没有比这更悲惨、更可怕的事了。所以，儿童福利机构如果想要实现“疗育”的功能，就必须能代替家庭，安定孩子的情绪。如果这一点得不到保障的话，就算有儿童福利机构，也宁愿让孩子呆在家里，哪怕这样孩子会一直处于精神薄弱的状态中。我的话可能说得重了些，但是孩子，他们的情绪必须得到安定。儿童福利机构中，在实施治疗之前，有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这一点是必须强调的。

生命的安全，以及情绪的安定，以这些为土壤，所谓的“疗育”的作用，才能在这片土壤上绽放出花朵。不能够本末倒置。为了疗育就算情绪的安定性被破坏也没关系，没有比这更愚蠢的想法了。说到疗育，就必须重视情绪上的安定。虽然是明摆着的事，但是这点必须牢牢把握。我已经重复了很多很多遍，请大家务必要深入思考这个问题。

我创建的近江学园，到今年正好是二十三年。在这二十三年间，经历了各种事情。而概括来说，这二十三年的经验，就是在这里，我刚刚所说的那些。

如何提高疗育的实质效果啊，疗育技术是怎样的啊等等，是下面要讨论的内容。但是最根本的事情是，从接收了孩子们开始，就要让他们的心安定下来。孩子们生命的安全，和情绪的安定，还有为实现这些而做的环境上的准备是很重要的。

环境上的整備，包括物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将庭院打理得十分美丽，鲜花绽放，都是很好的事情啊。然后，孩子和老师的关系，孩子们之间的关系，老师们之间的关系等，这些人际关系也是孩子们所处的环境。如何去调整这些人际关系，我们的责任是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些就成为了今天的主题：“儿童福利机构中的人际关系”。我刚刚阐述的是这个主题的大前提。在这个大前提之上，所有的花儿才会绽放。

无法表达自己要求的孩子们

现在来说说孩子们之间，孩子和老师之间，以及老师们之间的人际关系。比方说孩子们啊，究竟期望生活在怎样的家庭

里呢？孩子们也有着各种各样的愿望吧。但是年纪特别小的孩子，比如三岁左右，自己期望生活在怎样的家庭，期望有着怎样的家庭人际关系，还都没办法说清楚吧。我们，作为儿童福利机构的职员，因为是大人，所以对于像工作条件之类的要求，希望这样，希望那样等等，不管有多少，都能表达出来。对于劳动者来说，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为了保障这个权利，还成立了工会。但是，三岁的孩子，或者二岁、一岁的孩子，他们的自身获得发展所需要的条件，我们能从他们口中得到回答吗？

民主主义的原则，是派出代表吧。根据民主主义的方法，这位代表将作为代言人去参与商谈，为了得到好的结果而努力，这便是所谓的民主主义。于是，这样一来，多数情况下，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才能得到实现。大部分的人，这大部分人所期望着的事情，都是这样实现的。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也常常会有无法选出代表的人。孩子们就是这样。孩子们不会表达自己的想法。精神薄弱的人们也是一样。精神发展上像是停留在了二、三岁的阶段。这些精神薄弱者，即使长大到了二十岁、三十岁，也是很难表达自己的意见的。这样的孩子们，以及少数患有先天障碍的人也算在其中，这些人的要求，又由谁来代言呢？

保育所也好福利机构也好，在保障儿童福祉的各种机构里，真正意义上为孩子们利益代言的人，是谁呢？我们竭力地主张着，作为劳动者的自身的利益。但是当我们的工作对象无法主张自我的时候，他们的利益又要由谁来代言呢？在这些机构工作的我们不能忘了这一点。请注意，千万不能忘记哦。双方的利益都必须得到保障。

并不是牺牲老师的利益来保障孩子的幸福。但也不能牺牲孩子们的幸福，来保障老师的利益。孩子们和老师们相互体谅，在现实可能的条件下，寻求最大限度的幸福。虽然这样很辛苦，还常常实现不了，但为了收获好的结果，为了这个微小的愿望，我们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战斗中。

要是这点无法实现的话，孩子们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的。在家庭中，孩子们期望着与父亲和母亲之间有良好的关系。这一点可以说是确实无误的。冲突不断的夫妻，父母一直吵架的家庭，在这样的家庭里，孩子们的心里也会非常痛苦，情绪会很不安定。父母关系融洽，家中一直和乐融融，相互理解，相互信赖，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长大的话，从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开始，什么都不懂，很小很小，还没断奶的时候开始，在这样的环境中被养大的孩子会健康成长。时不时就对立，时不时就吵架，这样的家庭里充满这不和谐与不信任。在这样的环境中慢慢懂事的孩子，其性格形成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已经不需要过多说明了。

所以说，保育所或者儿童福利机构所必需代替的家庭功能要得以实现，老师之间关系必须融洽。千万不可以吵架。不要在孩子们的面前吵架。如果有意见分歧，在孩子不在场的时候交换意见。要是真吵了起来，有的时候这也在所难免的，孩子不在旁边就算吵一下也就算了。但要是孩子们在面前说那个老师的不是，说这个老师的不是，这是万万不可的事情。因为这会将孩子们身边的环境破坏掉。

大人们保持良好的关系这点很重要，非常地重要。它是疗育以及其他很多功能得以实施的前提。先说一下其中的“疗育”这一项吧。

好，下面来探讨疗育，先请大家迅速翻到一下第十一页（原书第75页）。所谓的疗育，不仅仅是日本，疗育这个词从过去开始就被世界各国使用了。治疗与教育，治疗教育，教育性治疗等，各种治疗与教育的问题，这些统称为疗育。在德语中，过去就有“*Heilpädagogik*”这个词汇。这里所说的“疗育”，正如它将“治疗”这个词的含义大幅度地扩展了一样，我们手中的“教育”这个课题的含义也变得更为广泛。

在这个意义上，疗育作为治疗和教育的整合形态，就像第十二页上写的那样（原书第74页），“‘疗育’作为‘治疗’和‘教育’的整合形态，其内容究竟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没有普遍适用的文字上的定义（单从文字上去定义是没有意义的）。应该说，在孩子们一个个阶段的发展中，在和各种各样的身心障碍、环境阻力的顽强斗争中，我们和这些孩子的互动实践，诠释了疗育的定义。这是疗育的一个特性（这必须成为疗育所包含的具体内容）。现在我们的儿童福利机构里，该实践怎样的疗育，或者想要进行什么样的疗育，是我们经常被问到的问题。”

生为个体人，长为社会人

正因为有这样的关联，想去探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理所当然。不过，在考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这里只是草草地列了一下大标题（原书第74页），第二项“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里有①、②这两项，以及在第十三页上有③，一共提了这三项。至于这里头极为简单，没必要去说明的内容我就姑且一句带过。我将“一般角度”在①中分成了四个小项，基本上，这些都已经公认的理论了，这里就先简单带过。所谓“人”，本来就是社会性的存在。

其次，“人生为个体人，长为社会人”，我是这样认为的。这里的“个体人”，指的是作为个体的人。个体的人，作为个体人生下来，然后成长为社会人。想说一下，关于“长为社会人”中的这个“长”。正好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白隐禅师讲的，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故事。我会想起白隐禅师，其实是因为他和“人生为个体人，长为社会人”这句话有非常深的关系。所

以我才会想到的。

我知道白隐禅师这位高僧，写了这本名为《夜船闲话》的书。也就是因为有了这本《夜船闲话》，此时此刻我才能像这样活着吧。所以有时间的时候，再和各位慢慢详谈，今天就简单地写下结论吧。

白隐禅师年轻的时候，就像在座各位这般年轻的时候……（第二盘录音带到此结束了）

……他终于修成正果，顿悟了“人类本来就有佛性所以才能成佛”的这个道理。然后，他把这种经验写到了《夜船闲话》这本书里。

我年轻的时候，接到红纸召集（日本陆军充员召集令），于是应征加入到鸟取的连队。结果生了病，被送到陆军医院，之后持续低烧。因为实在是治不好，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时候我想起了这本《夜船闲话》，便让人从家里送来，躺在床上品读玩味。里面写了一种叫做数息观的方法。白隐禅师数着数，就是，“唵一、唵一”，这样一边呼吸一边数数。他就是用这种名为数息观的坐禅方法修行，然后得以超脱的。我倒也想学他，但发烧卧床坐不起来，既然如此，那就躺着坐禅吧，该叫“卧禅”呢，这其实是。我心想，那就不坐禅，卧禅好了，于是就那么静卧在床，调整呼吸，在气息“唵唵”之间，突然烧就退了呢。然后还感到非常地神清气爽，所以我当时就想，“《夜船闲话》，真是太棒了啊！”

虽然是件小事，但就是因为有那样的经验，我才觉得，人呢，生下来的时候都只是个体人呢。谁都是如此。那么，“生为个体人，长为社会人”这一说法，不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这不就和“本来就有佛性，所以人类能成佛”一样么——我是那么想的。

不过人呢，生为个体人，长为社会人。“那本来就是社会性的存在”，话虽这么说，但如何成为这所谓的社会性存在的过程，是我们不能不考虑的问题。这个过程被称作教育。这就是教育。

生为个体人，长为社会人。“人（日语原文：人間）”这个词，写下来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在日语中）写为“人与人之间”。不是单纯的个体。我们老是“人”啊“人”地说着，那其实意味着人类是种社会性的存在，相互之间有着关系的存在。人与人的关系才是人存在的依据。人与人之间相互有关系，才使得人有了存在的理由。就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生为个体人，长为社会人”中的所谓“长”，指的就是，逐步去证明自身是社会性存在的过程。所谓“毕生”，所谓“我活着”，所谓“生活”，就是指，真正地作为社会性的存在而活着。而人必须努力地活着。

共感的世界

不消说，所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指的便是这共感的世界了。而决不是独善其身的利己主义，只要独自存在就好了之类的思考方式。

譬如说，我举个非常浅显易懂的例子，就拿精神薄弱为例来看吧，据说精神薄弱儿占到降生到这世上的孩子的百分之三。也就是说一百人中大约有三。这样算来，可以说，世界上每三十人里就有一个人精神薄弱。像是精神薄弱、又或智力滞后的人、又或不称精神的薄弱而称精神迟滞，人们对他们有着各式各样类似的称呼。但最近我们开始倾向于称智力滞后的人、智力发育迟滞的人为“mental retarded (MR)”了。而不再称其为精神薄弱了。

其实我们本来，也都是身患障碍的。谁都带着障碍哦。不管是谁一生下来都如此。大家也不是一生下来就能说日语的吧。大家都无法想象吧，自己刚生下来时候的样子。有照下来的话把那相片一看，谁都一副“这就是以前的我么，怎么是这样的呢”的表情吧。最近，我也抱了孙子，就去看了他。真的是通红通红的呢。我就想，这家伙到底哪里可爱了啊。虽说最近也慢慢慢慢变得可爱了。但一开始呢，简直是重度多重身心障碍儿呢，眼睛看不到，耳朵也听不到，连睡觉都不会自己翻身。只会哇哇地大哭呢。甚至该说单是能发声就已经很不错了。简直就是个重度障碍儿童。想要自己去抓东西，但却办不到。首先，连去抓东西的想法都没有。他们是被放那儿不管的一群，被世界呢。只是用来作为，只是被放那儿却没人管的一种存在呢。这才是必须用存在哲学来解释的存在。这样的存在，在那里“存在（德语原文：Dasein）”着，仅仅只是“存在”着。连意识都没有得到发展呢。就是那样的一种存在，我们称其为重度多重身心障碍儿，就算在重度多重身心障碍中也是最为严重的。耳朵听不到，眼睛看不到，说不了话，而且身体也无法自由活动，岂止是肢体障碍呢，都可以说是全身障碍患儿了。

像这样有着严重身心障碍的人，其精神慢慢慢慢地发展，与他人的关系也逐渐培养了起来。在那种关系之中，那孩子逐渐成为了社会的成员。身体也日益强壮。一次又一次地把勺子啊铃铛啊，抓起来又掉下去，抓起来又掉下去。在这个过程中，手逐步得到训练。另外，脚也逐步得到训练。

然而，有这么一个现象，我们单纯只是把在那过程中，身体某个地方仍留有障碍的人，称之为精神薄弱，称之为重度多重身心障碍。我们啊，单纯只是站在那堵由数种障碍筑成的，让我们似乎只得停滞不前的高墙面前，虽然情况迫使我们一次又一次只能呆立在那里，却还是跨过那壕沟，翻过那墙壁，然后才像今天这样活到现在，只是这样而已。我们中的所有人也都被置身在障碍面前过。

这里想说的是，被称为重度多重身心障碍啊精神薄弱的人们，和我们，在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其实从发展观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起点也是一样的，在理论上，至少是在理论上，这样的共感世界是有理有据地存在着的，这就是我们所想知道的。

爱的培养

但是，真能产生共感与否，是需要时间来验证的。需要花上很长的一段时间呢。经过时间的锤炼，这种富有人性的爱心，会逐渐上升为教育之爱，这个过程需要经年累月。虽然很花长时间，这富有人性的爱心是会慢慢慢慢升华的。然后我们才终于真正明白了那名为爱的东西，像是对人类的爱，或是对自己所关注的东西的爱，我们的内心渐渐成长起来，长出了那名为爱的东西来。那虽无法一蹴而就，但只要那是成为社会人的必经之路，我们就一定会想要走上那条路，而且无法不走上那条路，还会继续走下去。就是那样的一条路。因为本来，我们就有着那种爱心，原本就有的。所以毫无疑问，我们会选择那么走。

于是，在“关于人与人的关系”这个地方，我写了“爱心的培养，向教育之爱的升华”（原书第74页），就是这里。这就是我现在所讲的理论。我想和大家一起，为使理论不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成为我们真实的内心行动而努力，即使经年累月也是值得的，不是么。那条路也好、那个目标也罢，都已经是很清晰的了，花上多少年时间都没有关系，只希望我们大家不急不躁，让自己心中的爱心真正地成长起来。

爱，是需要培养的。人本有爱，故需培养。爱，不是从哪里花钱买来的。也不是从哪里粘贴过来的。不过，为了培养这种爱，首先必须培养像是爱啊憎啊这些丰富的情感。

我呢，前一阵以琵琶湖学园作为背景，拍了部名为《黎明前的孩子们》的电影。电影于5月4日在东京初次上映。就在位于虎之门的国立教育会馆。那时，因为很早以前皇太子殿下就一直非常关心这个事，我就想把他请来，于是便发了邀请。殿下和美智子太子妃殿下二位一同前来观看了电影。

那时，一同出席的还有东宫御所⁶一位叫铃木的总管。于是，看完电影后，我去和他打了招呼，问起他观后感。那位东宫大夫回答说“一开始很可怕的样子。”是很吓人呢，感觉上很可怕。片长有两小时左右呢，那部电影。在这两小时的观看过程中，像是那“小锅”啊，“三井君”啊，还有“小霜”啊，好多孩子们在电影中出镜了。而且孩子们还是，啪的一下都变得有了障碍，各种各样的障碍。那些孩子们，“看着看着，就觉得，变得真是可爱了呢”，他如此说。

于是我那么说了，“铃木先生，您的这番评价可是目前为止所有评价中，最让我欣慰，最让我开心的一句了。”我接着说，“其实吧铃木先生，所谓实地，教育实地也好，福利机构实地

也罢，一般来说，在儿童福利机构，是没有谁会很积极地和你大谈基本人权这类东西的。比起这个更重要的是，就像您刚才所说的那样，那孩子、这孩子，这一个一个的孩子们，都实在是太可爱了。谈这些的，才是所谓的实地啊。”“正是如此啊。”铃木先生这么说。

让根扎向深处

那之后过了一段时间，皇太子殿下和太子妃殿下——当然这是个题外话——两人一起对我说“来东京有机会的话，顺便来喝个茶吧”，然后呢，我总觉得去那边咖啡馆很是不妥，但他们又打来电话说又不是做演讲，轻轻松松、开开心心地来就可以了，也不用写什么稿子——就这么一件事。

于是，那之后又过了段时间，我在约好的日子出发了。而在那边呢，两位盼着这次茶会呢。预想只有一个小时的茶会，延长了个多小时，成了两个半小时，三点开始的茶会五点半才结束。两个半小时无间断，红茶一直在添，也就是说，很卖力地在交流，谈得很起劲呢。

就在那个时候，刚才提到的电影的事也被提起了。最终觉得，对于孩子，我们该如何养育，如何去看待他们，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在这里，大家先忘掉自己的职业立场吧，儿童福利机构的老师也好保育员也罢，先把它忘掉，再来考虑上面的问题。大家本来——虽然这里有两三位男士，但大部分都是女士——也是要当母亲的人，我是说将来。然后，到那时自然要养育孩子的。现在虽然是在养育着别人的孩子，但接下来就轮到养育我们自己的孩子了吧。

在养育我们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当然其他人的孩子也一样，该抱有怎样的想法才是真正正确的呢。这就是，皇太子殿下夫妇和我们之间谈话的，一个重要的核心部分。这类话题啊，就是那种一开始聊就停不下来的话题呢。教育这个话题，是谁都会深切关注的话题啊。特别是一旦涉及到要养育自己孩子的时候呢，肯定是会抱以极大的关切的。

然后呢，那话题的内容里，有这么一件事儿。大家知道有教育妈妈^①那么一种说法吧。倒不是要说这有多不好，因为这是指对教育很热心的母亲吧，所以我想“教育妈妈”的称呼也是有其好的一面的。但是，这里想要探讨的是，为什么这个词会被用在贬义的情况呢。教育妈妈这个形象被说成是不好的，有着多种多样的原因。其中之一呢，就是，自己的孩子，仅仅是自己的孩子，即使把别的孩子挤下去，也要再超过别人一些，哪怕再超过一点点。执着于这一点的母亲的形象浮现在脑海里，不是吗？看到那种现象，“哎呀，对教育热心是好，但总觉得是个令人讨厌的教育妈妈啊。”就这样教育妈妈变得令人讨厌

了。也就是说，太过执着于自己的孩子，结果连自己的心灵都被束缚住了。

然后，脑子就只想着让自己的孩子比别人家的孩子更优秀些，成绩提高一点，再提高一点。只拿孩子学校里的成绩当回事了吧。最后还有智商检测这么个东西呢，然后智商指数、IQ什么的也出现了。这样一来，那些母亲们几乎失去了理智。为了提升孩子的IQ数值呢，居然有母亲让孩子去背那智商检测问题集呢。明明干那种事即使提升了智商的数值，也并不意味着自己的孩子脑子就真的变聪明了啊。仅仅是记住了答案而已，为什么要干那么傻的事呢。智商指数啊智商检测，这回母亲们是被智商这种东西搞得团团转了。这是迷信啊。这样的母亲，就被称为“教育妈妈”吧。

于是，就在我们讲到那儿的时候，我这么说了。“在中国呢，相传古时候有个愚昧的农民。他呢，每天都去田里干活，然后每天都喊着‘啊累死了，累死了’回到家去。于是家里人就想，到底为什么他每天去田里就累成那样呢。然后有一天，家人也就跟出门去了自家田里，想看看是怎么回事。结果发现那个愚昧的农民，每天都在拔那田里的苗，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地往上拔。最后终于，这一片田里的苗，连根都被拔到上面来了，结果那片田的苗都枯死了。这就是，中国的愚昧农民的故事呢”，我就这么说给皇太子殿下和太子妃殿下听了。然后皇太子殿下这么说，“啊，那个出自《孟子》吧。”所谓《孟子》，是和中国古代那本写有孔子思想的《论语》类似的一本书。这本书在我们的国家自古被称为“帝王学”。都说成帝王者，当熟读《孟子》。要当官的人，好好读一下这本书，也是大有好处的。

“那个出自《孟子》吧”，皇太子殿下这么对我说。于是我想到，“这，应该是那位已故的小泉信三先生^②，也曾尽力让皇太子殿下学习了《孟子》吧。”所以呢，太子殿下才能如此肯定吧。“是啊”，我回答。

不如说，在养育子女的时候，真正重要的事情，并不是提高智能水平，只关注智力教育——之前虽然已经说过，这里再复述一遍——真正重要的是“让根扎向深处”。也就是说要把根按下去。不是像这样把根拔出来，而是往下按。把根拔到上面来是错误的，特别是孩子的根。

所以说呢，想要培养优秀的孩子的话，比起头脑聪明与否，让孩子的情绪因素或是所谓的人性，像是根须一样，牢牢地扎进大地，并将它按下去，让它往下延伸，这才是更为重要的。这，才是关键所在。所以那个“愚昧的农民”的故事告诉我们，在教育中必须重视孩子内心的丰富内涵。

于是，教育妈妈会说如果把根按下去，在某种意义上，从发展的角度来说就可能是落后了。虽然这看上去或许是有些太

过不紧不慢了。但其实不是这样的。现已过世了的，在京都时我十分尊敬的一位名叫木村素卫^①的老师，他的去世真是太可惜了。这位木村素卫老师呢，当时他到了京都的大学来任教。我大学毕业后，和这位木村老师交往甚频。在小学当代课老师的时候，我和木村老师做过深入的交流。两个人甚至还一起去居酒屋小聚，边喝边聊。

然后呢，在那个年代啊。陆海军呢，在日本国昭和十三年（1938年）的时候。陆海军对文部省施压。随后文部省要求大学提供尽早向世间输送英才的短期教育，也就是类似速成栽培的教育。于是，孩子们上完小学五年级就成中学生了。中学也是四年就毕业，然后优秀的人立即接着升入高等学校^②。这样，进行着快点快点，再快点的教育。再之后，据说在大学，校方被要求进一步推进那种速成教育的研究。那时，木村老师喝着酒说，“喂，系贺，政府说傻话了呢”，他已经气得不行了。对于政府居然认为教育可以用速成栽培来实现这件事，木村老师感到气愤至极。他想说的是，教育是不能速成栽培的。而且，那时正是陆海军气焰正盛的时候吧。于是他们反过来给文部省提要求。文部省迫于压力，向各个大学施压，一个劲地向其索要速成的方法。那时候就是这样子吧。于是啊，木村老师就对我这么说，“真正的教育呐，就是要让孩子绕远路啊。”“真正的教育呐，就是要让孩子绕远路啊。”说得真是太好了。

我呢，旧制高等学校一年级没好好学，留了级。二年级又再次留级。三年就能读完的书，我读了五年，也算是个高额纳税人吧。好不容易念完书，接着走上社会。然后呢，没有找到工作。不知道该去哪里好。那时候，哲学这种专业毕业的人，是找不到工作的。像我这种读宗教哲学的人，在当时，昭和十年（1935年）的时候还很少。我说“我在京都大学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了”的时候，听起来像是有多厉害，但其实也就两个人，于是就争着第一第二毕了业。没可能落到三名以后呢。呵，这听起来像是个笑话，不过都是真事儿。

然后，说起另一个兄弟，虽然现在好像在哪个大学教书。他呢，被逐出家门，之后进了大学。每天，就在京都的百万遍^③附近，他把一大堆萝卜像小山一样堆在板车上，在那里走着。我问“这是去哪儿呢？”，他回答说“这是要送去北白川那边的，现在正准备拉过去呢。”他用板车拉着萝卜，打着工，就那样继续着他的学业。当时就是那样的时代。

然后呢，出了学校也没去处，所以只好托人帮忙，结果说如果可以接受薪资六十日元^④的话可以帮忙找个代课老师的职位，于是我就成了京都第二衣笠小学的代课老师，这也算是我人生的起点吧。之后我就在那所小学里教臭小子们——不，不是小子们而是女孩子们。就在那时候，却来了红纸征召，我被

拽进了鸟取的重机枪中队。结果，在那里，枪啊重机枪什么的，都很重很重的，重得我只能提到膝盖的高度。再想往上就不行了。再怎么也上不去了。怎么试都成功不了。

那时，我原籍鸟取，而以前在鸟取的中学的朋友啊熟人们也都被征召进军队了。他们熟识农活，所以能轻轻松松一下子就扛着跑。我呢，则只能提到膝盖那边，慢慢腾腾慢慢腾腾地挪着。最终我还是病倒了，然后就这样住了院。我收到过两次红纸召集。第二次写着“再来一次”，于是我就去了。很快，我接受了征兵体检。检查的人命令我“向后转”，我就向后转了。没想到啪地一声，背上重重地挨了一下，他说“滚回去”。就这样，我才得以活到现在。因为那时候合格的人全部都死了。全都死在了敌前上陆的战争中。没有一个人活下来。所以，反而是孱弱的我活了下来。现在也是，心脏不行，全身乏力。全身乏力，很虚弱。因为孱弱，反而活到了今天，这就是一病息灾吧。

就是那么一段自己的亲身经历吧。说着说着都四点了，几时结束来着？……给大家添麻烦了。我也想尽量快点结束，但还有最后一点。虽然全部讲完再结束也不太可能了，但我还想再稍微多提一两点。

教育之爱

因为这样，自己的话题就不说了。所谓教育之爱呢，需要说明的是，一下子就变得很伟大的教育之爱是没有的。这样的爱是常年累月积累而成的。其实，最初呢，是非常非常地不得已的。照顾这样的，特别是患有障碍的孩子，真的是很辛苦。

不过，说到去偏僻地方的人，有个叫正木^⑤的老师写了这样的事。一个叫做相马的老师去了仙台的一个很偏很偏的地方。他和正木老师——虽然正木老师已经去世了——一样都是杰出的教育学家呢。这个正木老师和他的弟子，也就是去了那个偏僻地方的相马老师之间的书信保留了下来。这些信就好像是伟大的教育之爱的化身，和正木老师的思想一起编成了书。这样的好书，大家不妨也读一下，一定会受益匪浅的。

总结一下，里面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在那个偏僻的地方，村里的人们，包括父母都对那个小学校的孩子们不闻不问，谁都不想去照顾他们。相马老师很气愤啊。对他们的父母感到气愤。于是，相马老师夫妻俩就拿着很少的工资，到了很偏很偏，几乎没有人的山区工作了。年轻的夫妇就这样去了那里。妻子呢，抱怨着工资太低。而相马老师呢，在很低的收入里还要留下一部分。自己教的学生们可是一本教材都没有啊。每次去市集的时候，他总是瞒着妻子买点什么回来。就这样偷偷削减着妻子的生活费，而孩子们的状况又实在是太悲惨了，相马老师对那村里的人感到气愤，对他们的父母感到气愤，心里的怒火

难以压抑。他觉得孩子们是那样的可怜，于是一边瞒着妻子，一边多次和村里人说，但那都是对牛弹琴啊。

就这样操劳着操劳着，渐渐渐渐地，相马老师感到孩子们越来越可爱了。孩子们如此可爱，所以哪怕瞒着妻子也要去照顾他们啊。相马老师就这样直率地写下了自己的想法。他写到，作为教育者，一开始心中却并没有燃烧起什么教育之爱。真实的想法是，这些孩子没人管，自身自灭，这样的情况越看越看不下去，就自然而然这么做了。

人么，有这样的想法太正常了。其实，人就是这样的。谁都会有这样的想法。看到有人被欺负，大家都会想，这个家伙是谁啊，那么倒霉。虽然刚开始是从气愤开始的，渐渐渐渐在相马老师的心里，所谓的教育之爱就开始生根发芽了。教育之爱这种纯粹的、高境界的东西开始茁壮成长了。这个过程也被写了下来。

两位老师相互交流着。有时呢，相马老师会把具体的事情写在信里，正木老师看到以后把自己的想法写在回信里。他们就以这样的形式交流着。

成长为真正的杰出人物，成长为教育家，探求真正的教育是什么。这也是一种成长。从爱心出发，发展为爱。

尽管如此，一蹴而就的爱是没有的。潜在地，在我们心里的某个地方，其实知道真正的爱是什么。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都知什么是无私的爱。这，不是只会斤斤计较的情感。或者说，不是只会愤怒啊憎恨之类，这样的情感。我们懂是因为，实际上我们自身就体验着这样的爱。拥有着这样的爱。那是因为我们都有父母。

父母么，自己的孩子啊。当然各种各样的父母都有，但所谓父母的爱，就是不求回报的爱啊。当然不负责任的父母也是有的。但把不负责任的那些例外的父母挑出来，说为人父母不应该是这样的。这也太严苛了些。例外总是会有吧。尽管有例外，不像样的父母确实是有的。但一般来说，虽然可能在孩子青春期以后，父母心情会不一样。会想儿子呀，女儿呀怎么变得这样不成器啊。但在这之前，孩子小的时候，都是怀着无需回报的爱来抚养的啊。这样的基本模式是存在的。存在着像根源一样的东西。我们心里都有着这样的基本模式。

无财七施

现在希腊人仍然用宗教意义上的爱的来解释这个问题。今天就不说“爱为何物”这样的有点困难的问题了。然而关于爱的问题，挖掘得越深越觉得深奥无底。因此，我们首先需要知道的是，爱是爱心被纯洁化后产生的。将爱心纯洁化。

也就是存在着升华后能成为所谓“爱”的爱心。然后，这种被称为爱的东西在教育的根底处流淌着。我们和人交往的时

候，常常觉得需要借助各种物质媒介，比如互赠礼物等，甚至要自己有钱才能安心地与他人开始交往。有这样的想法吧？而我在这里却写下了“无财七施”这几个字。可能有人已经知道，我们的所谓人际关系中，是存在“无财七施”的。也希望大家将来一生都能想起，曾经在哪里听说过所谓的“无财七施”。带着这样的期望，我把它们写下来。

解释一下“无财七施”吧。是啊，把这个写一下吧。由于“七施”为佛教用语，因而用了“施舍”的“施”字。但是“无财七施”确实是存在的。指的是已经穷得什么都没有，什么财产都没有的人，仍然能用七种姿态给别人帮助。其实，从别人那里得到的东西并不一定有用呢，可是人呢，如果能得的话，“夏天得夹袄”也可以。这句话古已有之吧。反之，若是给予的话，则像铁公鸡，一毛不拔。现代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了。就这样，一点点都不愿意给予啊。但其实不一定是财产，即使一点财产都没有，也可以给别人很多比钱财更宝贵的东西。这就是“无财七施”。一为眼施。二为颜施。（磁带到此终止。）

- | | |
|------|------|
| 一、眼施 | 二、颜施 |
| 三、言施 | 四、身施 |
| 五、心施 | 六、座施 |
| 七、房施 | |

先生一边说一边一笔一划地将七个“施”一一写在了黑板上。然后逐一解释。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在先生开始写的时候磁带就先于先生的生命结束了。我们依靠那时的笔记和依稀的记忆，将先生的话写成了如下的文字。

第一为“眼施”——“用温和的眼光看待他人”。

第二为“颜施”——“是指轻松愉快的笑容。与人交往时面带微笑比怒目相对好得多”先生面带微笑地说。

第三为“言施”——“指语言之美。怒吼时，那样的语气不好。对待孩子也是温柔关爱的语气好啊。”

第四为“身施”——“指勤劳奉献，辛勤工作。这一点任何身体健康的人都能做到。”

第五为“心施”——“指感恩之心。也即谢谢，Thank you very much 等。在世界各国 Thank you very much 都是行得通的。”先生边说边做了个夸张的动作，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第六为“坐施”——“指让座。乘坐交通工具时给老奶奶让座，谁都可以做到的。”

第七，最后的“房施”——“是指一张床一顿饭的帮助。就算只有一碗饭也可以分给别人半碗，然后再提供住宿，这是可以做到的吧”说到这里时，大家一起感叹了起来。

“无财七施”讲完时，已经远远超出了预定的时间。虽然大家还意犹未尽，但是先生却说“最后”了。“关于‘让每个

这样的孩子都成为世界的亮点’和‘把世界的精彩带给每个这样的孩子’的区别呢，不是‘带给每个这样的孩子’是‘让每个这样的孩子’……”说到这里声音听不见了。尽管如此，先生的口中还说着什么，右手像是指着什么那样高高举着。我们一开始以为是不是演讲太长了，喉咙哑了。紧接着看到先生无力地、含混地、拼命地讲着什么。

我们坐在座位上非常担心，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只一会儿工夫，大家都回过神来了，立刻冲到前面，喊着“赶快叫医生……”。几乎与此同时，主办方乘光先生等也一起冲上了讲台。大家扶着脸色苍白的园长先生坐到了边上坚固的椅子上，一起侧耳倾听先生想说的话。

过了一会儿，先生像是在问别人的事一样，问“发生什么了”。我们的园长先生听到大家说“演讲中倒下了”后，无力地、含混地说“喝一杯就没事了”。这太不合常理了，我们一时间怀疑这时先生的神志是不是清醒。然后先生又说“打一针……就可以了”。

终于恢复意识后，先生反复说的是“再有一会儿就好了，再讲一会儿吧。没事的，没事的……让每个这样孩子都成为世界的亮点……”

那声音仍然饱含着强有力的气魄。应该是十分地想要把“让每个这样孩子都成为世界的亮点”这句话本身的深刻含义表达出来吧。这句话如果反过来说，就显得那些孩子们像是在乞求怜悯而变得楚楚可怜了。然而在先生看来，这些孩子们朝气蓬勃。他们拥有着伟大的人格魅力，不仅让周围的我们，也让世界上的其他人们感受到蓬勃的生命力。这就是先生想表达的内容吧。这些孩子们本身就是“世界的光亮”，所以一定要让他们成为“世界的光亮”，为此我们必须努力。这是园长先生最后说的，也是最想说的吧。

不久，医生来了，先生被送进另一个房间注射了药物，好像完全恢复了意识。园长夫人以及学园的其他老师也全都来探望了。听说“已经没事了”之后我们才离开，那时天色已晚。

然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一起度过的这极度紧张的近两个小时，是我们和先生最后的道别。

对于我们这些新职员来说，这一天的这次演讲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聆听先生的演讲。曾经有过四五次直接地、面对面向先生请教的机会，但也仅仅是很短的时间。园长先生是那么的繁忙。别人比自己更重要，那些孩子们比什么都重要。为此先生奉献得太多了。

想起那时扶起的园长先生消瘦的肩膀，想起让那一个肩膀担起了沉重的使命，心中涌起了深深的悔恨和难以名状的激愤之情。

附录：自我实现的教育

——在重度多重身心障碍儿教育实践中学到的东西——

时至今日，身心有障碍的人不管做什么，都常常会被歧视，被区别对待。这种歧视不论古今中外，都以各种形式存在着。他们的母亲们也每天都生活在这样的目光中，感受着来自周围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甚至还有学校的老师的压力，咬紧牙关生活着。仅仅是智力发展障碍，为什么要受到这样的歧视呢？道理虽是如此，但实际去看一下，不论何时何地都是这样的命运。这个世界便是如此，这就是难以撼动的事实，阻挡着前进的道路。于是，无计可施的父母们，至此也只能感到绝望，暗自悲伤。

让这些父母觉醒的事件发生在15年前。东京神田有一个特殊教育班，这在当时已是十分罕见的了。三个精神薄弱儿的母亲将孩子们送去那里。她们因有着共同的悲惨境遇而团结了起来。终于，把世界上有着同样悲惨境遇的众多父母们号召了起来，大家一起携手克服悲伤，立志为每一个这样的孩子开创新的未来。希望的种子开始在土地上生根发芽，在15年的时间里长成了大树。这个家长组织叫做“精神薄弱儿童培养组织”。又名“父母携手组织”。该组织总结15年中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三个口号。即：轻度患儿能自立、重度患儿有看护、父母离世后有保障。最近又增加了一条叫做“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轻度患儿能自立”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指的是在生产社会中，让轻度患儿作为具有生产力的社会人回归到社会中。然而“重度患儿有看护”如果不稍加说明的话，可能会产生误解。而且能否透彻把握这一点，实际上和我们的人生，以及社会的存在方式都有关系。

事实上，重度及重度多重障碍患儿的父母们长时间生活在令人绝望的苦恼中。其原因是，福利措施迟迟不下来。人们的思想深处藏着这样的想法：连针对轻度障碍患儿的福利措施都尚不充分，对即使投资了也不能期待社会回报的重度患儿的福利措施被推后考虑也是不得已的事。促使大家克服这样的想法，慎重考虑重度患儿福利措施的，不是日本经济的复苏使得这方面的措施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而是父母们的强烈愿望撼动了相关人员的心灵。经济的因素不言而喻，祈祷和愿望的力量集结在了一起，父母们为孩子们真正的幸福行动了起来。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家长们成长了。

这样，父母的“重度患儿有看护”的愿望，以各种形式得以实现了。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不仅是父母，还有学校的老师、儿童福利机构的职员、政府的官员，以及接纳这些学校和机构的周边的人们都在各自的工作中得到了学习。那么，要说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即使是对于这个世界什么作用都

没有的重度及重度多重障碍患儿，一个一个也都是无可替代的生命存在，这些孩子的生命也是极为宝贵的。“人”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这样的孩子”是活生生的生命，而我们从这些孩子富有个性化的生存姿态中，感受到了共感与共鸣。

初看起来重度多重身心障碍儿像活死人一样。但他们并不是仅仅无为地活着，他们有着强烈的活下去的意志，以自己的方式拼命努力着。知道了这一事实，我们为之前没有了解这些孩子的真正生活状态而感到羞愧。不仅仅是重度障碍患儿，没有能看清这一事实的我们，眼睛也有重病。

有个患脑性小儿麻痹而瘫痪在床的15岁男孩，每天要换几次尿布。换尿布时，这个孩子全力大叫，保育员能感觉到他在用力把腰往上抬起。保育员非常吃惊，瞬间感觉到自己从事着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有个学园让重度障碍儿们玩水。对于那个山上的学园来说，每一滴水都很珍贵。这样珍贵的水哗哗地流着。孩子一次次用双手从沙地捧起沙，凑到水流中。沙和水溅起来，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也溅到孩子们身上，他们是那么的开心。保育员们被这一场景惊呆了，但是并没有阻止。因为他们感到，对于学园来说水和沙都需要花钱买，但是这个消费为孩子换取了对他们来说比什么都重要的东西。

虽说“重度患儿有看护”，但我们不能借看护之名单纯只养他们一辈子。如果真是这样，就需要重新定义“看护”了。确实需要有以重度患者为中心的疗养所。但是如果疗养所是让他们与社会隔离，安度余生的设施，在那里他们自己幸福，社会的正常运作也不会受他们影响的话，那么这样的想法有必要从其根源开始重新考量了。虽然这是疗养所创立当时的初衷。像英国那样的社会福利先进国家，在三四十年前也有过建立这样的疗养所的计划。但是我们认为，虽说是疗养所，那里的人却并不是因为不能适应社会而单纯地被隔离出来。我们希望他们也能作为社会生产中的一个成员，和其他成员保持有机的联系。我们认为在这个意义上，疗养所应当在大的社会回归体系中应占有一席之地。或者更为准确的说，疗养所也是帮助社会人形成的机构。因此，疗养所不能仅仅是人生的终点站和墓场，同样是起点站，是在人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必要的时候给予的一种必要的帮助。看护和自立并不对立，要在看护中培育自立的种子生根发芽。并让它成长起来。这样的培育是弥足珍贵的。

可能有点啰嗦，可我还是要说。不能仅仅诉说这些孩子们的不幸，认为他们被遗弃在世界的角落，山谷的底部，连太阳都绕过他们。这样的每一个孩子，不论他们的障碍有多严重，都是无可替代的个体，都在实现着充满个性的自我。作为人被生了下来，就会成长为独具个性的人。这样的自我实现就是在

创造，就是在生产。我们的愿望是，创造一个能够一致承认这些有着重度多重障碍的孩子们也是出色的生产者的社会。我们要的不是“把世界的精彩带给每个这样的孩子”这样怜悯的政策。每个这样的孩子自身就有可以发光的潜质，通过慢慢打磨就能闪耀光芒。我们要“让每个这样的孩子都成为世界的亮点”。每个这样的孩子生下来就有人格发展的权利。我们必须将这一权利保障到底。

有障碍的孩子们和自身的障碍作斗争，克服障碍的努力过程就是人格充分发展的过程。我们要培养的不是思想贫瘠、心胸狭隘的人，而是培养情感丰富、宽厚热情的人。即使有的人看起来像停留在3岁的精神发展期，但我们仍然认为有使这个发展期的内容无限丰富充实的活法存在。就算花费一生的时间去让这个3岁变得更充实，也是很有价值的。要实现这个过程，需要有相应的制度、体制及技术来予以保证。能否为实现这点而跨出实践的第一步，难道不是所有教育的共同课题吗？这一点实在是太理所当然了，都不好意思说了。

另外，这些孩子们自我实现的生产活动还不止是上述的那些，还包括下面的一项。正如看到在重度多重身心障碍的极限状态中生活着的那些孩子们努力的姿态，我们对自己曾经所抱有的社会功利主义的观点有所反省一样，因为所有身心障碍患者的生产式的生活都确实存在着，社会也将幡然醒悟，迎来思想的大变革。如果能够探究一下人理解人的深层含义，看清它的价值，建立以理解为核心的社会形成理念的话，这将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啊。

以这样的观点来看，我们心中单纯的愿望就是，不管这个孩子有精神障碍，还是肢体障碍，或是盲聋、心脏病、其他重病等，或者说不管有没有身心障碍，我们都对他们抱着共同的企盼。因此他们的父母不再各不相干了，觉醒的人们在共同愿望的基础上达成共识，期待着在各自所在地区的社会大运动中成为中坚力量。

在很早之前，克服身份、经济、人种的不平等和差别成为了人类的课题。现在我们面临着新的课题，那就是我们得去克服因人与生俱来的能力不同而带来的差别观。现在正处在黎明前的时期，我们自己如何形成正确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孩子，将成为解决该课题的立足点。

也就是说，这些孩子的存在本身，毫无疑问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对我们自身的挑战。

我们站在这些孩子前面，谈及教育之前，就得先做自我表白。更进一步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跨越以教育为名却单单只是传递文化财富的立场。教育的根底处，蕴含着关于人类教育所不得不去深挖的课题，请大家明确这一点。恐怕对

于教育和福祉的根本的追问，才是吸引着我们的立足点，这样说或许更为正确。

*本稿摘录自《真水》杂志昭和四十二年一月刊。文章深入浅出，是有助于理解作者福祉思想的宝贵论文，因而收录于此。

糸贺一雄简历

1914年（大正三年）3月29日出生于鸟取市。旧制松江高等学校毕业后，于昭和十三年3月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哲学系。此后在京都市立第二衣笠寻常小学校担任代课教师。昭和十五年1月就职于滋贺县厅，先后任社会教育主事助理、青年教育官、秘书科长、兵事厚生科长、经济管理科长、粮食科长等职务，直到二战结束。

1946年（昭和二十一年）11月，应池田太郎和田村一二的请求，创立近江学园，任园长。此后，克服种种困难，在发展学园的同时，作为理事创立了椎木会²⁴、大木会²⁵和琵琶湖学园等多个福利机构。作为智障儿童和患者教育及福祉的先驱者，不顾艰险，走在布满荆棘的道路上。1968年（昭和四十三年）9月17日在滋贺县儿童福利机构等单位的新职员培训班上演讲时，倒在了讲台上，于翌日（18日）与世长辞。

此前，曾担任中央儿童福祉审议会、精神薄弱患者福祉审议会委员，以及全日本精神薄弱儿童培养组织（父母携手组织）、日本精神薄弱患者爱护协会理事，还为京都大学、京都府立大学等作演讲，致力于正式和非正式场合的社会启蒙活动。

1966年度（昭和四十一年度）“朝日奖”的社会奉献奖。

主要著作有：《不学习的国家》（国土社出版）、《精神薄弱儿童的职业教育》（风光出版社出版）、《精神薄弱儿童的现状与课题》（关书院出版）、《让每个这样的孩子都成为世界的亮点》（柏树社出版后日本放送出版协会再版）、《福祉的思想》（日本放送出版协会出版）以及逝世后出版的《糸贺一雄著作集（全三卷）》（日本放送出版协会出版）等。

注

- 1 本篇翻译由三人通力合作完成。翻译者署名按承担部分顺序排列：王明洁（“标题”、“前言”及“教育之爱”至文末）、金栩（“孩子是教育的主人公”至“无法表达自己要求的孩子们”）、雨时（“生为个体人，长为社会人”至“让根扎向深处”）。王明洁对全稿进行了文字梳理，由金栩统一排版。
- 2 以智障儿童、孤儿为对象的儿童福利机构。1946年由糸贺一雄、池田太郎、田村一二开设于滋贺县大津市南乡。1948年改制为滋贺县立儿童福利机构。1971年迁移至滋贺县湖南市。
- 3 糸贺一雄先生之妻。
- 4 日本幼儿教育设施主要分为幼稚园和保育所两种。前者侧重于对3至5周岁儿童进行符合其年龄阶段的教育；后者则接收2个月以上的学龄前儿童，侧重于代替监护人照顾婴幼儿。保育所有时也被称为保育园。现在也出现了兼具两者功能的新设施，称为幼儿园。

- 5 现在日本学术界很少使用“多重障碍”这个术语，普遍只将障碍分为身体障碍和精神障碍两种。
- 6 于1997年更名为“儿童自立支援设施”。类似于少教所，但里面的儿童年龄可以小于14周岁，且不一定有犯罪记录，是有过或者被判定为可能出现不良行为的儿童。
- 7 滋贺县立儿童福利机构。以不适应环境的儿童为对象，采用“家庭寮”形式，通过职员与儿童在学园宿舍内的共同生活来施行以情绪安定为基本方针的指导。1910年设立于滋贺郡下坂本村（现滋贺县大津市比叡辻），1962年迁移至滋贺县甲贺市。
- 8 即儿童相谈所。它以儿童（0到17岁）以及其学校、家庭、监护人为对象，提供与儿童有关的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以及精神保健上的指导建议和相关鉴定。“救护院”的入院儿童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基于相谈所的判定进入“救护院”的。
- 9 位于滋贺县大津市，全称社会福祉法人湘南学园。前身为滋贺厚太郎于1904年借三井寺下忠魂祠堂事务所建立的滋贺县育儿院。现为兼具养护、保育、育儿支援等功能的综合福利机构。
- 10 位于滋贺县甲贺市，全称为社会福祉法人甲贺学园。1962年设立于由甲贺町（现甲贺市甲贺町）捐献的佐山中学旧址。现由儿童养护机构“鹿深之家”与地域小规模儿童养护机构“第二鹿深之家”构成。
- 11 1959年设立于滋贺县守山市，全称为社会福祉法人光之会守山学园。主要接收由于各种情况无法与家人共同生活的儿童，代替家庭职能进行养育。
- 12 京都市立情绪障碍儿童短期治疗机构。主要为在学校与家庭生活中抱有心理问题的儿童提供生活和心理方面的援助。
- 13 来源于德语的“Heilpädagogik”，意为“治疗和教育”。
- 14 厚生大臣是日本厚生省的负责官员。厚生省现在改称为厚生劳动省，相当于中央级民政部门。
- 15 位于滋贺县野洲市，全称为社会福祉法人琵琶湖学园。1963年由糸贺一雄创立，主要对重度障碍患儿提供生活和教育支援。
- 16 日本皇太子居所。
- 17 日语中俗称只关心孩子学习情况的母亲，含有一定的贬义。
- 18 日本经济学家，曾任皇太子老师。
- 19 日本哲学家、教育学家。1940年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担当科目为教育学。他的研究为教育学奠定了哲学基础。
- 20 日本旧学制高等教育机关，教授内容等同于现在的大学基础课程。
- 21 百万遍与后文中出现的北白川均为京都市的地名。
- 22 折合新日元10万左右。现在代课教师的工资已有提高，2002年志木市代课教师月薪为23万日元（根据《市民と創る教育改革 検証：志木市の教育政策》（2006）日本标准出版社p.38）
- 23 即正木正，日本教育心理学家，京都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 24 全称社会福祉法人椎木会，现名为社会福祉法人椎木会惠果保育园。
- 25 全称社会福祉法人大木会，前身为1952年设立的近江学园大木会。